

## 第十三回

###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

却说齐襄公见祭足来聘，欣然接之。正欲报聘，忽闻高渠弥弑了昭公，援立子亹，心中大怒，便有兴兵诛讨之意。因鲁侯夫妇将至齐国，且将郑事搁起，亲至泺水迎候。

却说鲁夫人文姜见齐使来迎，心下亦想念其兄，欲借归宁之名，与桓公同行。桓公溺爱其妻，不敢不从。大夫申 谏曰：“‘女有室，男有家’，古之制也。礼无相渎，渎则有乱。女子出嫁，父母若在，每岁一归宁。今夫人父母俱亡，无以妹宁兄之理。鲁以秉礼为国，岂可行此非礼之事？”桓公已许文姜，遂不从申 之谏。夫妇同行，车至泺水，齐襄公早先在矣。殷勤相接，各叙寒温，一同发驾，来到临淄，鲁侯致周王之命，将婚事议定。齐侯十分感激，先设大享，款待鲁侯夫妇。然后迎文姜至于宫中，只说与旧日宫嫔相会，谁知襄公预造下密室，另治私宴，与文姜叙情。饮酒中间，四目相视，你贪我爱，不顾天伦，遂成苟且之事。两下迷恋不舍，遂留宿宫中，日上三竿，尚相抱未起，撇却鲁桓公在外，冷冷清清。

鲁侯心中疑虑，遣人至宫门细访，回报：“齐侯未娶正妃，止有偏宫连氏，乃大夫连称之从妹，向来失宠，齐侯不与相处。姜夫人自入齐宫，只是兄妹叙情，并无他宫嫔相聚。”鲁侯情知不做好事，恨不得一步跨进齐宫，观其动静。恰好人报：“国母出宫来了。”鲁侯盛气以待，便问姜氏曰：“夜来宫中共谁饮酒？”答曰：“同连妃。”又问：“几时散席？”答：“久别话长，直到粉墙月上，可半夜矣。”又问：“你兄曾来陪饮否？”答曰：“我兄不曾来。”鲁侯笑而问曰：“难道兄妹之情，不来相陪？”姜氏曰：“饮至中间，曾来相劝一杯，即时便去。”鲁侯曰：“你席散如何不出宫？”姜氏曰：“夜深不便。”鲁侯又问曰：“你在何处安置？”姜氏曰：“君侯差矣，何必盘问至此？宫中许多空房，

岂少下榻之处？妾自在西宫过宿，即昔年守闺之所也。”鲁侯曰：“你今日如何起得恁迟？”姜氏曰：“夜来饮酒劳倦，今早梳妆，不觉过时。”鲁侯又问曰：“宿处谁人相伴？”姜氏曰：“宫娥耳。”鲁侯又曰：“你兄在何处睡？”姜氏不觉面赤曰：“为妹的怎管哥哥睡处？言之可笑！”鲁侯曰：“只怕为哥的，倒要管妹子睡处！”姜氏曰：“是何言也？”鲁侯曰：“自古男女有别。你留宿宫中，兄妹同宿，寡人已尽知之，休得瞒隐！”姜氏口中虽是含糊抵赖，啼啼哭哭，心中却也十分惭愧。鲁桓公身在齐国，无可奈何，心中虽然忿恨，却不好发作出来，正是“敢怒而不敢言”。即遣人告辞齐侯，且待归国，再作区处。

却说齐襄公自知做下不是，姜氏出宫之时，难以放心，便密遣心腹力士石之纷如跟随，打听鲁侯夫妇相见有何说话。石之纷如回复：“鲁侯与夫人角口，如此如此。”襄公大惊曰：“亦料鲁侯久后必知，何其早也！”少顷，见鲁使来辞，明知事泄之故，乃固请于牛山一游，便作饯行。使人连逼几次。鲁侯只得命驾出郊，文姜自留邸舍，闷闷不悦。

却说齐襄公一来舍不得文姜回去，二来惧鲁侯怀恨成仇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吩咐公子彭生待席散之后，送鲁侯回邸，要在车中结果鲁侯性命。彭生记起战纪时一箭之恨，欣然领命。是日牛山大宴，盛陈歌舞，襄公意倍殷勤，鲁侯只低头无语。襄公教诸大夫轮流把盏，又教宫娥内侍，捧樽跪劝。鲁侯心中愤郁，也要借杯浇闷，不觉酩酊大醉，别时不能成礼。襄公使公子彭生抱之上车，彭生遂与鲁侯同载。离国门约有二里，彭生见鲁侯熟睡，挺臂以拉其胁，彭生力大，其臂如铁，鲁侯被拉胁折，大叫一声，血流满车而死。彭生谓众人曰：“鲁侯醉后中恶，速驰入城，报知主公。”众人虽觉蹊跷，谁敢多言。史臣有诗云：

男女嫌微最要明，夫妻越境太胡行！

当时若听申 谏，何至车中六尺横？

齐襄公闻鲁侯暴薨，佯啼假哭，即命厚殓入棺，使人报鲁迎丧。鲁之人回国，备言车中被弑之由。大夫申 曰：“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且扶世子同主张丧事，候丧车到日，行即位礼。”公子庆父字孟，乃桓公之庶长子，攘臂言曰：“齐侯乱伦无礼，祸及君父，愿假我戎车三百乘，伐齐声罪！”大夫申惑其言，私以问谋士施伯曰：“可伐齐否？”施伯曰：“此暧昧之事，不可闻于邻国。况鲁弱齐强，伐未可必胜，反彰其丑。不如含忍，姑请究车中之故，使齐杀公子彭生，以解说于列国，齐必听从。”申 告于庆父，遂使施伯草成国书之稿，世子居丧不言，乃用大夫出名遣人如齐，致书迎丧。齐襄公启书看

之，书曰：

外臣申 等，拜上齐侯殿下：寡君奉天子之命，不敢宁居，来议大婚。今出而不入，道路纷纷，皆以车中之变为言。无所归咎，耻辱播于诸侯，请以彭生正罪。

襄公览毕，即遣人召彭生入朝。彭生自谓有功，昂然而入。襄公当鲁使之面骂曰：“寡人以鲁侯过酒，命尔扶持上车，何不小心伏侍，使其暴薨？尔罪难辞！”喝令左右缚之，斩于市曹。彭生大呼曰：“淫其妹而杀其夫，皆出汝无道昏君所为，今日又委罪于我！死而有知，必为妖孽，以取尔命！”襄公遽自掩其耳，左右皆笑。襄公一面遣人往周王处谢婚，并订娶期；一面遣人送鲁侯丧车回国，文姜仍留齐不归。

鲁大夫申 率世子同迎柩至郊，即于柩前行礼成丧，然后嗣位，是为庄公。申 、颀孙生、公子溺、公子偃、曹沫一班文武，重整朝纲。庶兄公子庆父、庶弟公子牙、嫡弟季友俱参国政。申 荐施伯之才，亦拜上士之职。以明年改元，实周庄王之四年也。

鲁庄公集群臣商议，为齐迎婚之事。施伯曰：“国有三耻，君知之乎？”庄公曰：“何谓三耻？”施伯曰：“先君虽已成服，恶名在口，一耻也；君夫人留齐未归，引人议论，二耻也；齐为仇国，况君在衰经之中，乃为主婚，辞之则逆王命，不辞则貽笑于人，三耻也。”鲁庄公蹴然曰：“此三耻何以免之？”施伯曰：“欲人勿恶，必先自美；欲人勿疑，必先自信。先君之立，未膺王命，若乘主婚之机，请命于周，以荣名被之九泉，则一耻免矣。君夫人在齐，宜以礼迎之，以成主公之孝，则二耻免矣。惟主婚一事，最难两全，然亦有策。”庄公曰：“其策何如？”施伯曰：“可将王姬馆舍，筑于郊外，使上大夫迎而送之，君以丧辞。上不逆天王之命，下不拂大国之情，中不失居丧之礼，如此则三耻亦免矣。”庄公曰：“申 言汝‘智过于腹’，果然！”遂一一依策而行。

却说鲁使大夫颀孙生至周，请迎王姬，因请以黻冕圭璧，为先君泉下之荣。周庄王许之，择人使鲁，锡桓公命。周公黑肩愿行，庄王不许，别遣大夫荣叔。原来庄王之弟王子克，有宠于先王，周公黑肩曾受临终之托，庄王疑黑肩有外心，恐其私交外国，树成王子克之党，所以不用。黑肩知庄王疑己，夜诣王子克家，商议欲乘嫁王姬之日，聚众作乱，弑庄王而立子克。大夫辛伯闻其谋，以告庄王，乃杀黑肩，而逐子克，子克奔燕。此事表过不提。

且说鲁颀孙生送王姬至齐，就奉鲁侯之命，迎接夫人姜氏。齐襄公十分难舍，碍于公论，只得放回。临行之际，把袂留连，千声珍重：“相见有日。”

各各洒泪而别。姜氏一者贪欢恋爱，不舍齐侯；二者背理贼伦，羞回故里，行一步，懒一步。车至禚地，见行馆整洁，叹曰：“此地不鲁不齐，正吾家也。”吩咐从人，回复鲁侯：“未亡人性贪闲适，不乐还宫，要吾回归，除非死后。”鲁侯知其无颜归国，乃为筑馆于祝邱，迎姜氏居之，姜氏遂往来于两地，鲁侯馈问，四时不绝。后来史官议论，以为鲁庄公之于文姜，论情则生身之母，论义则杀父之仇。若文姜归鲁，反是难处之事，只合徘徊两地，乃所以全鲁侯之孝也。髯翁诗曰：

弑夫无面返东蒙，禚地徘徊齐鲁中。

若使酈颜归故国，亲仇两字怎融通？

话分两头。再说齐襄公拉杀鲁桓公，国人沸沸扬扬，尽说：“齐侯无道，干此淫残蔑理之事。”襄公心中暗愧，急使人迎王姬至齐成婚，国人议犹未息，欲行一二义举，以服众心。想：“郑弑其君，卫逐其君，两件都是大题目。但卫公子黔牟，是周王之婿，方娶王姬，未可使与黜牟作对。不若先讨郑罪，诸侯必然畏服。”又恐起兵伐郑，胜负未卜。乃佯遣人致书子亶，约于首止，相会为盟。子亶大喜曰：“齐侯下交，吾国安如泰山矣！”欲使高渠弥、祭足同往，祭足称疾不行。原繁私问于祭足曰：“新君欲结好齐侯，君宜辅之，何以不往？”祭足曰：“齐侯勇悍残忍，嗣守大国，侈然有图伯之心。况先君昭公有功于齐，齐所念也。夫大国难测，以大结小，必有奸谋。此行也，君臣其为戮乎？”原繁曰：“君言果信，郑国谁属？”祭足曰：“必子仪也。是有君人之相，先君庄公曾言之矣。”原繁曰：“人言君多智，吾姑以此试之。”

至期，齐襄公遣王子成父、管至父二将，各率死士百余，环侍左右，力士石之纷如紧随于后。高渠弥引著子亶同登盟坛，与齐侯叙礼已毕。嬖臣孟阳手捧血盂，跪而请歃。襄公目视之，孟阳遽起，襄公执子亶手问曰：“先君昭公，因甚而殂？”子亶变色，惊颤不能出词。高渠弥代答曰：“先君因病而殂，何烦君问？”襄公曰：“闻蒸祭遇贼，非关病也。”高渠弥遮掩不过，只得对曰：“原有寒疾，复受贼惊，是以暴亡耳。”襄公曰：“君行必有警备，此贼从何而来？”高渠弥对曰：“嫡庶争立，已非一日，各有私党，乘机窃发，谁能防之？”襄公又曰：“曾获得贼人否？”高渠弥曰：“至今尚在缉访，未有踪迹。”襄公大怒曰：“贼在眼前，何烦缉访？汝受国家爵位，乃以私怨弑君。到寡人面前，还敢以言语支吾！寡人今日为汝先君报仇！”叫力士：“快与我下手！”高渠弥不敢分辩，石之纷如先将高渠弥绑缚。子亶叩首乞哀曰：“此事与孤无干，皆高渠弥所为也。乞恕一命！”襄公曰：“既知高渠弥所为，何不

讨之？汝今日自往地下分辩。”把手一招，王子成父与管至父引著死士百余，一齐上前，将子亶乱砍，死于非命。随行人众，见齐人势大，谁敢动手，一时尽皆逃散。襄公谓高渠弥曰：“汝君已了，汝犹望活乎？”高渠弥对曰：“自知罪重，只求赐死！”襄公曰：“只与你一刀，便宜了你！”乃带至国中，命车裂于南门。车裂者，将罪人头与四肢，缚于五辆车辕之上，各自分向，各驾一牛，然后以鞭打牛，牛走车行，其人肢体裂而为五，俗言“五牛分尸”，此乃极重之刑。襄公欲以义举闻于诸侯，故意用此极刑，张大其事也。高渠弥已死，襄公命将其首，号令南门，榜曰：“逆臣视此。”一面使人收拾子亶尸首，藁葬于东郭之外，一面遣使告于郑曰：“贼臣逆子，周有常刑。汝国高渠弥主谋弑君，擅立庶孽，寡君痛郑先君之不吊，已为郑讨而戮之矣。愿改立新君，以邀旧好。”原繁闻之，叹曰：“祭仲之智，吾不及也。”诸大夫共议立君，叔詹曰：“故君在栢，何不迎之？”祭足曰：“出亡之君，不可再辱宗庙，不如立公子仪。”原繁亦赞成之。于是迎公子仪于陈，以嗣君位。祭足为上大夫，叔詹为中大夫，原繁为下大夫。子仪既即位，乃委国于祭足，恤民修备，遣使修聘于齐、陈诸国；又受命于楚，许以年年纳贡，永为属国。厉公无间可乘，自此郑国稍安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